

BULAOHUXINYUYUWENSHUXI
BULAOHUXINYUYUWENSHUXI



布老虎新语文书系

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指定书目

红楼梦

◆ 曹雪芹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布 老 虎 新 语 文 书 系

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指定书目

红 楼 梦(上)

曹雪芹 著

司马师 钟离叔 林辰 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曹雪芹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楼梦 / (清) 曹雪芹著; 司马师、钟离叔、林辰校点. —2 版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1
(布老虎新语文书系)
ISBN 7-5313-0934-3

I. 红… II. 曹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4231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203mm

印张: 47.25 插页: 12

字数: 893 千字

印数: 147 001—153 000 册

1994 年 6 月第 2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5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常 晶 王维良

责任校对: 孙丕任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 冯少玲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40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出版说明

“珍本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丛书”，是我社继“明末清初小说选刊”、“红楼续书选”、“神魔小说丛书”、“明人编刊小说总集”等古代小说丛书之后推出的又一套大型丛书。

此次出版的四大名著是大字足本。

大字，采用四号字体排印，是为了便于老年读者阅读和保护年轻读者的视力。

足本，是根据所能选到的最好版本加以校勘整理，力求保持原著的风貌。

大字足本保证了丛书的阅读价值和珍藏价值。相信这种面向读者的新尝试，是会受到欢迎的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前言

欧阳健

自从王国维 1905 年发表《红楼梦评论》，用现代“美术”观点对《红楼梦》进行考察，又经蔡元培、胡适、鲁迅、俞平伯、毛泽东等人的揄扬，《红楼梦》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受推崇的小说，红学也便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令人瞩目的“显学”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，《红楼梦》的崇高地位开始受到挑战。北大中文论坛网 2003 年 1 月 16 日有发帖《请教红楼梦》说：“从小接受的教育，总是说《红楼梦》如何如何了不起，别的小说如何在各方面均不及之，当时虽然不懂，却对这种评价方式有一些反感……浏览论坛近来的帖子，发现很多朋友对《红楼梦》颇有异议。某先生的‘红楼梦只是一个俗艳的女子’一帖长盛不衰，维持了很高的回帖率；某先生又认为‘《红楼梦》中诗词歌赋，无一不低劣不堪，糊弄勾栏瓦社的看客还差不多’，大致看来，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，早已不能用‘中国第一小说’之类的词来概括。”围绕“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小说，是不是可以简单地下一个无与伦比或是不值一提、高雅或是俗艳、精美或是低劣这样的结论”，论坛的讨论进行了半年多，至今还在继续之中。

诚如有的帖子所说，某些否定《红楼梦》的意见

“略嫌偏激”，甚至有“哗众取宠之嫌”；“我们的时代”，并没有“开始否定《红楼梦》”。但正视这种新意向，无疑是有好处的。它提示二十一世纪的红学家，不要再居高临下地向读者灌输“红学ABC”，应该让他们在阅读中放出自己的眼光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。有鉴于此，本《导言》不想侈谈“真理性的定论”，只拟对阅读《红楼梦》提两点参考性的建议。

第一点，我们该读什么样的《红楼梦》？

这个问题乍听起来有点奇怪，难道还有不同的《红楼梦》吗？请不妨做一个自我测验：假如你想读《红楼梦》，进图书馆随便借了一部就走，这就说明：你对《红楼梦》的版本之道还未入门；如果你面对琳琅满目的《红楼梦》，注意了它是哪个出版社的版本，注意了它的题署是“曹雪芹著”还是“曹雪芹、高鹗著”，注意了书中有没有像样的前言或后记，前言、后记有没有特别指明以何种本子作为整理的底本，有没有据别的版本进行校勘，校改的原则又是什么？等等，然后决定取舍——这就说明：你已经可以称做红学的行家了。

作为语言艺术的《红楼梦》，是由一百多万个汉字构组而成的。曹雪芹以不同的频率、不同的方式，调动这一百多万个汉字，遣词造句，谋篇布局，魔术般地写出了有无穷魅力的《红楼梦》。换句话说，《红楼梦》之所以成为《红楼梦》，就是由于是使用“这些”汉字，并且运用“这种”方式组成的。如果在同一个章节、同一个场合，用的不是这些，而是另外一些汉字，《红楼

梦》也就不成其为《红楼梦》了。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：《红楼梦》确实有两种不同的版本——程本和脂本；也就是说，世界上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《红楼梦》，对于这两种版本的评价，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。它们之间的关系，且让我们按照事物的顺序加以描述：

最早提及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家世的，是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。此书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刊本说：“康熙间，曹练（棟）亭为江宁织造……其子雪芹撰《红楼梦》一部，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”其后，陈其元的《庸闲斋笔记》说：“此书乃康熙间江宁织造曹练（棟）亭之子雪芹所撰。”梦痴学人的《梦痴说梦》说：“《红楼梦》一书，作自曹雪芹先生。先生系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，江宁织造曹练（棟）亭公子。”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说：“是书为曹寅之子雪芹孝廉作，曹亦内府旗人，以同时人记同时事，殆非架空之作。”这些材料都说，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，康熙间人。胡适 1921 年 3 月撰写《红楼梦考证》初稿，也说“曹雪芹是曹棟亭的儿子”；但 1921 年 11 月的《红楼梦考证》改正稿却变了说法，认定“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，乃是他的孙子”。后来许多红学家附和胡适的说法，一再强调《红楼梦》是在严重的文字狱氛围中写成的，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。《红楼梦》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的产物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新鲜的思想和大胆的议论，乃至“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”这般的狂言。

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《红楼梦》写成以后，并没

有立刻获得刊刻的机会，只能靠抄本的形式流传。需要指明的是，这一事实是程伟元告诉我们的。程甲本《序》说：“好事者每传抄一部，置庙市中，昂其值得数十金，可谓不胫而走矣。”在程伟元之外，没有任何人说过这件事。因此，程伟元的序是《红楼梦》初以抄本流传的惟一历史文献。

几十年以后，程伟元、高鹗用收集到的抄本，在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用木活字排印出《红楼梦》流布史上的第一个印本——程甲本。程伟元说：“是书沿传既久，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，繁简歧出，前后错见。”“各家互异”的前八十回抄本，是程伟元、高鹗整理的基础，他们“广集核勘，准情酌理，补遗订讹”，是符合古籍校勘的原则的。程伟元又留心访求后四十回，“数年以来，仅积有廿余卷。一日，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，遂重价购之，欣然翻阅，见其前后起伏，尚属接笋，然漶漫不可收拾；乃同友人细加厘剔，截长补短，抄成全部，复为镌板，以公同好，《红楼梦》全书始至告成矣”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，鉴于“初印时不及细校，间有纰缪”，他们“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，改订无讹”，印成《红楼梦》流布史上的第二个印本——程乙本。程本尽管不是据原稿排印，尽管后四十回底本有先天的缺憾，但仍然称得上是二百年前所能完成的最好版本，这不光是“文章妙手称君最”的程伟元是从事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，而且在那以后谁也收集不到那么多的原始抄本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程本不仅是《红楼

梦》的定本，也是《红楼梦》的真本。一百多年来，在社会上流传的《红楼梦》版本都是程本，读者所读到的《红楼梦》也都是程本，他们对于《红楼梦》的热爱是程本培养、诱发出来的。

直到1927年甲戌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抄本出现，情况才发生根本的变化。胡适以此本有“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”字样，判定“甲戌为乾隆十九年(1754)，那时曹雪芹还没有死”，“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《石头记》抄本”。于是，在曹雪芹作《红楼梦》时，他的“亲人”脂砚斋帮助抄写评点，就成了红学的“常识”，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新校注本，便取代程本成为《红楼梦》的通行本。只是这个发愿要“斥伪返本”的新本子，“为适应读者阅读需要”，不能不附印上程本的后四十回；在前八十回中，也不能不依据程本补配缺文与校改舛误。

围绕脂本与程本的先后真伪，红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，分歧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：

第一，后四十回是曹雪芹的原著，还是高鹗的续书？通行的《红楼梦》新版本，大多题“曹雪芹、高鹗著”，显然是认可了后一种观点。有红学家发誓，“要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《红楼梦》里割下来扔进字纸篓里去，不许他附骥流传”；但在胡适《红楼梦考证》发表前夕的1920年，佩之就从审美的角度对《红楼梦》的有机结构发表了精彩的意见：“这部书在中国小说中，算是很长的小说。全书有一百二十回，这一百二十回，却是脉络贯串，一丝不乱。从第一回到第九十七回，全

书的进行，是向上的（rising action）。从第九十七回到末回，全书的进行，是向下的（falling action）。中间‘苦绛珠魂归离恨天’一回，便是全书最高的一点（climax）。全书的层次，错综变化，是自然的，不是机械的；而秩序却极整齐。相传这书出于两人之手，后面四十回，是后人所添。很有许多评点家，说是不足信的。但是依全书结构而看，这书万万不是出于两人。作者写第一回的时候，全书结构，已了然在胸；不是随随便便，一回一回地写下去的，所以才有这样精密的结构。”

第二，前八十回的异文，孰优孰劣？孰短孰长？如第二十五回，脂本较程本多出薛蟠“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，已酥倒在那里”的长文；第六十三回，脂本较程本多出八百字来，写宝玉命芳官改装，“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，露出碧青头皮来”，还为她改名“耶律雄奴”；两个本子关于尤三姐形象的描写，更有本质的不同。即使在词语上，两种本子也多有不同。如第五十回芦雪亭争联即景诗，凤姐先说了一句：“一夜北风紧”，众人笑道：“这句虽粗，不见底下的，这正是会作诗的起发。”程本作“起发”，脂本则作“起法”。“起发”是一个历史久远、使用频率甚高的词汇。起，《说文》：“能立也，从走，己声。”又有启的意思，兴的意思，发的意思，始的意思。发，也有起、初的意思，又有出的意思，开的意思。起、发两字，意思相近，互为补充。从《红楼梦》文本看，王熙凤脱口而出的“一夜北风紧”，作为此诗的“起发”（起首发端），虽粗了一

点，却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，所以被赞为会作诗的“起发”。“起法”不是古代常见词汇，“一夜北风紧”五个字，不构成“诗词开头方法”。《红楼梦》的闺阁诗人，讲究的是意趣而不是“作法”，如果这里指的是“起头的方法”，显然与她们的一贯主张相悖。程甲本确实字字有据，“起发”一词就是明证。

总之，阅读哪种《红楼梦》版本，关系到以何种本子作为阅读和研究对象，需要读者拿定主意。春风文艺出版社以程乙本为底本整理的本子，是值得推荐的。

第二点，我们应该怎样读《红楼梦》？

红学是一门世界性的显学。有资格号称“显学”的，有敦煌学、文选学、甲骨学等，但很少有哪门学问有《红楼梦》这样广泛的群众性。诞生于一百年前的敦煌学，依托敦煌莫高窟、西千佛洞、榆林窟等数百个石窟、横跨十个世纪的壁画及五万多件遗书，涉及宗教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艺术、民族、民俗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语言、声韵、中西交通、医学、科技、建筑等诸多领域，其庞杂内容和复杂性质不要说普通民众不易了解，连“敦煌学家”一旦越出自己的领域，几乎也就没有了发言权。开放的红学却大不一样。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入红学苑地，甚至做一名或大或小的红学家；只是有关《红楼梦》的主题、人物、情节、语言等等方面，人们的分歧又实在太多了。于是，人人爱谈《红楼梦》，又人人怕谈《红楼梦》：不是怕谈不出什么新意，就是怕自己的观点与人不合，弄得不好要“几挥老拳”，不

欢而散。《红楼梦》难谈，仍然忍不住要谈，这就是《红楼梦》的魅力永存的奥秘。

但红学不是“谈”出来的。任何本文只有经过阅读，才能实现其固有的价值。艺术存在于读者与本文的“对话”之中。曹雪芹非常渴求被理解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——他以作者身份向心中悬拟的读者设问：谁能解我书中之“味”？充分表明了他对读者的殷切期待。后世无数读者的积极应答，力图做一名真正的“解”者，于是就形成了种种的“对话”，构建了红学研究的历史。《红楼梦》人物形象的丰满性和生动性，使得人们难以一下穷尽它的所有方面；而不同读者的主观视角的特殊性，以及它的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推移而造成的变异性，就会使同一部《红楼梦》生出无数不同的“第二本文”，这就是“说不完的《红楼梦》”的根源。

有人问：今天的读者应该怎样阅读《红楼梦》？这好像是一个理论问题，实际上是一个实践问题。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普通读者，对《红楼梦》最好采取“低调阅读法”，即怀着一颗“平常心”独立进入曹雪芹描画的世界，和大观园里的人们同呼吸、共生活，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并从中发现前人、包括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。曹雪芹离我们已经很远了，但我们的心和他是相通的。要如陈寅恪先生所说，“应具有了解之同情”，把它当做可以交心的朋友，这样方能“解”出蕴涵于其中之“味”。我们的答案可能有千百种，但都应当是对

曹雪芹心灵的贴近，而不应将主观意愿强加给曹雪芹。

对于《红楼梦》，千万不要理会有人给出的定于一尊的“标准答案”。过去有人说，《红楼梦》是“反封建”的政治小说，它批判了腐朽的封建制度，描绘了时代的悲剧，歌颂了新人的叛逆精神等等；一提起《红楼梦》，就是“护官符”，就是“几十条人命”，就是“乌进孝的地租”。现在又有人说，《红楼梦》是体现了中华大文化的思想巨著，“化”就是感化、教化、潜移默化、春风化雨之“化”。贾雨村名“化”，取的是“春风化雨”之意，表字“雨村”；甄士隐名“费”，《四书》中有句曰：“君子之道费而隐”，故名“费”，字“士隐”。又说红学的精髓在“沁芳”两字：“芳”即“落花”，“沁”即“浸于水”，正是《西厢》“花落水流红”的“浓缩”和“重铸”——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，即“千红一窟哭”、“万艳同杯悲”，字面“香艳”，内涵沉痛。

这些观点，调门高则高矣，无奈与小说的情节人物相距太远，叫人不得要领。还是改用低调来读，把《红楼梦》看成一部小说，一部底蕴丰厚的小说，一部流淌在中国小说史长河中的小说为好。“满纸荒唐言”的荒唐，是广大、漫无边际的意思。《庄子·天下》云：“以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。”后世解作荒诞、不真实。韩愈《桃源图》云：“神仙有无何眇茫，桃源之说诚荒唐。”赵与时《宾退录》云：“颜渊、子夏为地下修文郎，陶宏景为蓬莱都水监，马周为素雪宫仙官，李长吉记白玉楼，其说荒唐，不可究诘。”用的都是这一层意思。《红楼梦》还常以“真”、“假”的话头来点

醒读者，如“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”、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等。“满纸荒唐言”云云，清楚地指明《红楼梦》从头至尾、从里到外均为荒唐之言，绝无例外。“一把辛酸泪”，则表明小说本文之所叙，虽皆为荒唐不真之事，而作者所掬之辛酸泪，倒是真真切切的。所谓“事假而情真”，乃是把握《红楼梦》要义的关键。

用低调来读，就会承认《红楼梦》所写的是爱情这一古老的主题，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，始终居于中心的地位。它的独特价值，体现在为爱情主题增添了新的色彩，灌注了新的灵魂。

从司马相如、卓文君到张君瑞、崔莺莺，那缠绵悱恻、婉转动人的爱情故事，曾经令千百年来无数读者激动倾倒，其模式都不脱“才子佳人”的范畴。清初《平山冷燕》、《定情人》为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，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青年男女爱情婚姻观念的觉醒和变革。针对门第与金钱在婚姻中所起的支配作用，才子佳人小说破天荒地提出了“天下才子定当配佳人，佳人定当配才子”的理想，实际上就是对于传统的“势”、“利”观的否定。“才子佳人”的标准，在于“才”、“貌”两端。貌，是外在的美；才，才是内在的美，内美与外美结合，方构成完美的境界。

但这类小说所标榜的“才”，无非是吟诗作对，“才”的内涵的褊狭性，反映了才子佳人小说爱情观的局限性：一对男女，似乎只要诗才高妙，人物出众，就

一定会成就美满的姻缘，“情”在这类小说中是没有多少地位的。《红楼梦》的出现，显然有一种反驳的自觉意识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贾宝玉当然是才子了，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，就是为了痛快淋漓地展示他的才，但小说偏偏说他“潦倒不通庶务，愚顽怕读文章”，决不像以往的才子那样，孜孜矻矻热衷于举业，以博金榜题名、洞房花烛为人生第一要务。林黛玉自然堪称佳人，她的诗才连贾宝玉也自愧弗如，但林黛玉也不像以往的佳人那样通体剔透，完美无缺，“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如西子胜三分”，善疑和多病，构成了她两大致命的弱点。宝黛爱情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，值得人们反复咀嚼品味，乃是因为他们的爱情，建立在共同志趣亦即对人生道路的抉择的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。按照宝玉的身份和地位，本来是难免要成为纨绔膏粱子弟的一员的，但他以“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”的忠贞和专一，选择了林黛玉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《红楼梦》最具吸引力的，是借助于宝玉“天分中生成”的“痴情”的眼睛，所展现的众多女子的群像，以及通过女性心灵奥秘的探索，所抒发出来的由衷的赞美和欣赏。钗、黛二人的短长，是读者永久关注的话题。站在“反封建”论的立场上看，宝钗是“封建制度的卫道士”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恶；在“木石前盟”的拥护者看来，宝钗是令人讨厌的第三者，她的结局最好是失败。如果换一个角度，钗、黛则是两种类型的女子，代表着两种不可兼得、甚至难以调和的美，才逼迫得宝玉在深层意识中

反复比较高下，去决定最后的取舍。比较起来，宝钗是“艳冠群芳”，黛玉也生得“神仙似的”；咏白海棠，“若论含蓄浑厚，终让蘅稿”，题菊花诗，黛玉又夺得魁首，故以才貌而论，二人实在伯仲之间。至于性格上的差异，也很明显：宝钗圆融，黛玉孤傲；宝钗宽平，黛玉尖刻；宝钗藏，黛玉露；宝钗曲，黛玉直；宝钗冷，黛玉热；宝钗敦厚，黛玉小性；宝钗有城府，会做人，黛玉过直率，经常得罪人。再深一层去看，黛玉表面尖刻，心地忠厚；宝钗表面宽平，有时并不让人。这些差别，也只能说各有千秋，黛玉率性而为，固见本色，宝钗为适应环境，以图生存，亦无可厚非。如果一定要追索下去，其间最大分野，则在于对待物质和精神、现实和理想的取舍的不同。紫鹃说得好：“万两黄金容易得，知心一个也难求。”钗、黛的短长高下，固然可做多种的评判，但从志同道合的角度衡量，宝钗是远远不及黛玉的。因为黛玉比宝钗多了的，是一颗真诚的心。

情是人的情感世界。《红楼梦》的“大旨言情”，并不局限于男女爱情一隅，还包括了更广义的情，即更关注人的精神领域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及其内心潜藏的细微情感，关注人的精神追求、精神需要和精神境界。《红楼梦》呈现的是阴柔之美，读《红楼梦》可以克服内心的浮躁，改善性格的粗鲁，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结合起来，就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完善的人。

2003年9月15日

目 录

第 一 回	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	1
第 二 回	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	13
第 三 回	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	23
第 四 回	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	37
第 五 回	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	47
第 六 回	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	61
第 七 回	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	73
第 八 回	贾宝玉奇缘识金锁	